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二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

公名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中嘉祐二年進士第爲太平州司法叅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誥院嘗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入對留判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

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卒年六十五

爲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弟文昭公
撰行述

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

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

州郡肅清

述行

公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它州亦然旣

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

述行

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價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

述行

福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賊

三十一

八九之一

八三

荆水

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徵賂至哀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為姦者禁婦女毋入寺舍

述行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

母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
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
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
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
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
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
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
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
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
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

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述行

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
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
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
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
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
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
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
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
之動也

述行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
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
以爲脩撰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
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
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
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
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
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
代之風 上亦數稱其典雅

行述

公性謹嚴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

三十一

八九之一

八五

行述

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
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
之意來者俟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
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以過誤
抵法者力爲辯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
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
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
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
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行述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謗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

聞見後錄

子曾子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吝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

三十一

八七之一

八六

別本

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上領之

談叢

曾子固罷檢討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它日將貴顯用茲事敗之可惜父會爲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咎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於曾公別墅會赦自出俾子固訟寃再劾

復往英州因死焉子固時不奔喪爲鄉議所貶介甫爲作辨曾子以解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皇恩道場以爲去害也子固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陵縣依縣陵民

溫公日錄

○案曾公父死南都杜祈公爲治其喪時惟公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也又荆公作墓誌亦言至南京病卒此云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悞也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慄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挾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

竒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

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
有人也

九之二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

公名肇字子開中書舍人鞏之季弟中
進士第調台州黃嵒簿居鄭州守聞其
賢薦爲州教授 神宗召對擢崇文院
校書兼國子監直講元豐元年爲國史
院編脩官除吏部郎中遷右司元祐初
擢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以寶文閣待
制知潁州徙陳州應天府七年還朝守
禮部侍郎復出知徐州紹聖初徙知瀛

州坐史事奪一官知滁州徙泰州海州
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
讀出知陳州徙南京揚州定州崇寧元
年落職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奪兩
官徙居岳州又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
安置徙台州復朝散郎還居潤州里第
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一

王荆公當國數稱公於 上前 上見公首

問所從學以兄鞏對 上默然

同知太常禮院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

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
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
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懇故異論莫能
奪其議明堂配饗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
亦卒見施用楊文靖公撰公行述
曾肇爲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脩將作監
勅會其兄論市易事被責執政怒未已遂
盡罷肇主判滯於館下最爲閑冷又多希
旨窺伺之者衆皆危之曾處之恬然無愠
既而曾魯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狀 上

覽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編脩官

東軒筆錄

哲宗嗣位 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

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
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
有常德也述行

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及
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爲輔臣奏
劾臣寮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旣無明
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
論之曰維執政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

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
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
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
心服與不服耳今 陛下責維徒 奏而
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
眩惑謂 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
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
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
更為形迹恐非 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
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 陛下之道

也竟以它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驛之

迷行

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
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
而 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
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
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
殆哉 上悟加覲直龍圖閣

迷行

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 章獻明肅太后
故事當御文德殿公奏疏曰伏見 太皇

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 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切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 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 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受冊於崇政殿仰稱 太皇太

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旨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 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於 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

之

述行

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

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

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

行述

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誅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

行述

移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

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
為多述行

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
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
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除知徐州述行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
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
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
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政之本
宜於此時名御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

置諸左右以參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
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
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述行

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
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
陸佃林希以嘗在局例轉一官公奏臣不
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
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
耻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
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

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乃削佃職除公集賢殿脩撰守滁述行

元符三年 上皇即位 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 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 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 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願陛下迹 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

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 上者數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 上得盡聞天下事述行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未被聖澤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還其所奪

官職及本家恩澤又乞如 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述行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 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

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述行

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目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隳壞官制有損治體述行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 兩宮曰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

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小臣妄意
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
狂也 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
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
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君之
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
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
愚計 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 皇
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
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 皇帝恭事母儀

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 皇太后功德
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
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
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
犯顏嬰鱗率此類也 述行

先是禮部議 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
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 國朝自
僖祖而下至 仁宗始備七世故 英宗
祔廟則遷 順祖 神宗祔廟則遷 翼
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 大行皇帝於

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 大行皇帝祔廟當與 神宗爲昭穆上遷 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爲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紬時議者又言 上當爲 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 上前益語塞

述行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諭天下公見 上言 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 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

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它比也士論榮之述行

朝廷更茶法內侍閹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勲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

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

公請對極言因陳天人精祲之說至誠懇

激言發涕下行述。按公集此劄子云連年口食

所自意者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而宮室服玩之侈聲色技藝之好或萌於心與抑刑獄滋彰之敝復生而閭里有不安者與不然則朝廷上下忠邪賢不肖有未辨而政令賞罰有未當與抑左右前

後有阿諛壅蔽竊弄威福之人而四方萬里銜冤失職之民有不得伸者與此宜陛下反復循察萬一有之固當痛自剋責改過不吝使皆無之猶須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博延忠良使之交儆庶以荅塞天變轉災為祥

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述行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

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

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

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

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
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
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
處之裕如也

述行

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
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
其爲成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踈戚之
間不爲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
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
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

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華雕繪組織爲辭
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
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已任出藩于外則
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
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
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家
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爲急
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
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
用質素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

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爲之泣下行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

爲失體

龜山語錄又云曾子聞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稱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

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

公名軾字子瞻老蘇先生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策優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召試直史館丁父憂服除攝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逮赴詔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起居舍人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出知杭州六

年召爲翰林承旨出守穎州復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元年以本官知英州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徙廉州再徙永州復官監成都府玉局觀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

公生十年而先君官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

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願不能爲滂母耶

弟黃門公撰墓誌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譁不厭久乃信伏墓誌

八九之三

八二

列本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日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

謂愛人以德矣

李薦談記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
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
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
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
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
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
上竦然曰卿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
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
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

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
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
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荅以進深中其
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墓誌

謝景溫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
占舟舡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
士介甫初為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
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問進士以晉
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
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
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
制策登科者不復試館職以軾轍兄弟故
也軾有表弟選人素與軾不叶介甫使人
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
木等事介甫雖銜之未有以發之軾又數
上章言時政得失今春擬進士策皆譏刺
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以爲當今宜
爲諫官者無若傅堯俞蘇軾故舉堯俞者
六士人而景仁舉軾景溫恐軾爲諫官攻

介甫之短故以榜語力排之介甫下淮南
江南東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轉運司
體量其狀蓋軾眉州人其入京也適本州
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

溫公
目錄

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
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
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
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鈴轄
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
恭順今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

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
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
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
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墓誌

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
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
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
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
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
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

人私以爲幸

志言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
三墓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
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
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
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
戮之墓誌

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
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
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

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
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
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
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
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
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
出築未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
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
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
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

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
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
至今思焉墓誌

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擲其語以爲
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旣補外見事有
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
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
而媒孽之 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
是不得已從其請旣付獄吏欲必寘之死
鍛煉久之不決 上終怜之促其獄以黃

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
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
居士三年 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

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
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 上書自

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
入夕報可士大夫知 上之卒喜公也會

晏駕不果復用 墓誌○又龜山語錄云為文要
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生語言

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
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
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
之氣不設於身弊○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此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則言之安
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又元城語錄云東坡
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
遍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 至登聞鼓院投進怒
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
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
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
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
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
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
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
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
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
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 陛
下以為例 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蘇東坡既貶黃州 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

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

有難色又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

祖總論不當 神宗之意未幾罷去後聞錄見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問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辯前日事也子瞻曰軾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

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 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 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

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
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
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聞見錄

溫公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
祖宗之
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又虐使
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
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
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
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
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溫公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
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
君實不悅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溫公
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
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願軾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
公笑而止

墓誌

除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
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
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肯首善之嘗侍

上讀 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
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
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
臣揜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
寢成衰亂之漸

墓誌

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
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遷之嶺南公密
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
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 太皇太后仁政
爲小累謂宜 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

三十一

九之三

十

列本

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墓誌

杭州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
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
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
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作饘粥藥劑遣
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
之會因疫病死比它處常多乃裒羨緡得
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
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

墓誌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
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
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
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
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圜闔中三年一淘
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
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
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
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

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
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
云墓誌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主及
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
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
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
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
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
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

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為言於朝請以
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
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
直方卒不報墓誌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兵部尚書為鹵簿
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城儀
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轆輿門外
忽有赭傘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
御營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乃上之乳母某國

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來比至青城
諭儀仗使御史中丞李端伯之純曰中丞
職當肅政不可不聞李以中宮不敢言東
坡曰軾當自奏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
中使傳命申救有司嚴整仗衛談記

高麗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
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
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墓誌
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
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

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止
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
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
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
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
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
元帥常服主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
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
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
敢慢者定人言自韓衛公去不見此禮至

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
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
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
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
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
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
議者惜之

墓誌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
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
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

率衆爲天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歆之后
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
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
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
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
甃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
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
也

墓誌

公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
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

言六一六空

九之三

十四

柯文

公旣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
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
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
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
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墓誌

祖父嘗云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

色此爲過人

蘇氏談訓

